

日匪建交後關係的演變與展望

朱少先

一 前言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田中角榮繼佐藤榮作出任日本內閣總理後，在輿論鼓噪、野黨及左翼政團壓力、自由民主黨內親匪派及財界慫恿下，於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率領了外相大平正芳、內閣官房長官二階堂進等一行，訪問中國大陸，並於九月二十九日，由周恩來、田中角榮、姬鵬飛（僞外長）、大平正芳簽字，以發表「聯合公報」方式，建立外交關係。一面不顧國際信義，大平外相在同日記者招待會中，宣佈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

衆所周知，日本自一九五二年恢復獨立之後，其基本國策，是親美反共，站在自由世界一邊，共同為維持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繁榮而努力。過去二十年來，其對外政策，一直與美國政策相配合，成為亞洲地區的安定力量，阻遏共產主義向外擴張，確實也作出了不少貢獻。我們從中共當局在日匪建交之前，一直指「佐藤內閣是戰後最反動政權」、「日本政府與美國帝國主義勾結，從事軍國主義復活」等等，均說明自由民主黨政府，是中共欲推翻的目標，極為明顯。

而且日本政府深知，中共對日本最後目標，是赤化全日本。事實證明，中共自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後，曾唆使日共，在日本實施「暴力革命」，企圖推翻保守政府，樹立左翼政權。但由於日共上項暴力革命方式，未受國民支持，不得不改採偽裝和平統戰策略，勾結社會黨及自民黨內親匪派，進行滲透顛覆。

當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毛澤東接見「日本勞動者教育協會」訪問團代表時，曾公開告訴代表們說：

「中國重視日本解放革命。世界第一次革命是俄國革命，第二次是

中國革命，第三次是日本革命。日本一解放，東方就被解放，世界亦就跟着解放。」

易言之，解放日本是中共主要任務，也是國際共產黨赤化世界的重要目標。

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與周恩來「聯合聲明」中關於日本部份，中共聲明：

「……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與中立的日本的願望。」

這裏充分說明，中共政權是堅決反對當時的佐藤政府，同時也代日本人民，塑造了建立一個「日本共產政權」的藍圖。暴露了中共赤化日本的全部陰謀。

田中角榮在自民黨內屬反共右派，是前首相佐藤榮作嫡系，歷任岸、池田、佐藤內閣閣僚及自民黨幹事長，對日本基本國策，應有深切了解。不料田中出任首相尚不及三個月，竟在對匪政策上，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其原因何在，值得推敲。下列四點，是田中內閣急欲與匪建交的原因：

(一)田中欲提高個人政治聲望，鞏固政權。佐藤榮作自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繼池田勇人出任首相後，前後連任八年，為戰後任期最長的首相。當一九七〇年競選連任時，佐藤曾宣佈俟一九七二年收回琉球後，即行告退。因此從一九七一年下半年起，自民黨即開始安排下屆首相人選。依照佐藤最初構想，由主流派福田赳夫（當時為外相）與田中角榮（通產相）繼任；惟論年齡、資望與財界關係，佐藤屬意由福田先出任首相，一二任後再讓讓田中。但田中不接受上項安排，決定單獨競選。因田中本身力量有限，與非主流派大

平正芳 (Masayoshi Ohira) (前外相)、中曾根康弘 (Yasuiro Nakasone) (前防衛廳長官) 及反主流派三木武夫 (Takeo Miki) (前外相) 結合，與福田對抗。而三者支持田中條件，為促進與匪關係正常化。因此，田中當選之後，為實現競選前承諾，提高其個人聲望，達到長期政權目的，不得不飲鳩止渴，推行親匪政策。

(二) 緩和國內日益增長之親匪姑息氣氛及減少在野黨與左翼壓力，爭取支持力量。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森宣佈訪匪後，國際姑息浪潮，泛濫全球；日本在野政黨、左翼勢力，更推波逐浪，要求與匪關係正常化之叫囂，甚囂塵上。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匪之後，在野黨更振振有詞，對政府壓力亦愈來愈大。田中執政後為迎合潮流，緩和各方壓力及爭取支持，認為搶先與匪建交，為對鞏固政權有助。

(三) 期望對匪擴大貿易，藉以拉攏財界合作。日本以貿易立國，近年來與美國及西歐貿易關係，已遭到阻遏，尤其美國要求日元升值及平衡貿易逆差，對日本壓力甚大，因此對中國大陸廣大消費市場，急謀擴展。田中認為與匪建交後，既可獲得資源、擴大貿易，又可藉此滿足財界希望，拉攏財界合作，增強田中內閣與財閥關係，從而穩定其政權。

(四) 擺脫美國羈絆，推展「獨立自主外交」。戰後日本在美國扶持下成長壯大，並藉日美安保條約維護，能無後顧之憂的發展經濟，已成為「經濟大國」。但日本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乃至防衛上，仍須追隨美國、配合美國政策。日本為了由「經濟大國」進入「政治大國」，達到成為能真正自主獨立國家，亟欲擺脫美國羈絆。田中認為尼克森已經親訪中國大陸，其對匪政策，已有極大轉變。如能搶先與美國與匪達成建交，至少表示在外交上已取得主動，達到了獨立自主外交的初步成功，也是逐漸擺脫美國羈絆的一種嘗試。

日匪建交，已將近一年，雙方關係究竟進展到何種程度？日本究竟獲得了多少利益？田中推進與建交的目的，究竟達成了多少？今後の日匪關係如何發展？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本文擬就日匪建交後一年來雙方關係的演變與前途展望，作扼要的分析。

二 日匪建交初期的雙方關係

日匪建交後關係的演變與展望

日匪建交之前，由於日本大眾傳播機構，已為共匪所滲透，經常透過新聞、雜誌、電視、廣播，製造祖匪言論，對匪區消息，作不實報導，混淆視聽。尤其是前(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由各大報社撰寫「中國問題」之編輯、記者八十五人組成「日中記者會」後，在共匪威脅利誘下，日本輿論幾乎完全倒向共匪。到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日本輿論，更推波助浪，壓迫政府實施與匪關係正常。一時情況非常混亂。

但日本究竟還是有民主素養的民族，知識份子亦不乏明智之士。名評論家三好修 (Osamu Miyoshi) 首先在「經濟往來」月刊一九七二年四月號發表了「日本新聞界是怎樣向中共屈服的」；「文藝春秋」四月號亦刊出了東京大學教授衛藤藩吉 (Shuichi Eto) 的「日本新聞機構媚中(共)抹煞良知」論文後，始揭穿了中共滲透及控制日本輿論實況，引起了全國的注意與反感。及至一九七二年九月日匪建交後，日本人到匪區者大量增加，此等人士觀察所得，與過去輿論相比較，更證實了日本輿論界過去祖匪的狀況。因此除了在建交初期，輿論方面曾熱鬧了一陣外，稍後即逐漸冷落，再不若過去的為中共渲染，甚至在報章雜誌，出現對中共現狀批評文章。

日匪建交初期日本輿論界趨於沉寂而且一反過去向匪一面倒情勢，其主要原因係由於雙方既已建交，高潮業已過去，共匪已不若過去拉攏新聞界人士；同時因雙方交往日衆，非虛偽宣傳所能掩飾事實，各報章雜誌，為維持本身聲譽與銷路，亦不得不採取慎重態度。

由於輿論趨於沉寂，過去親匪姑息氣氛，亦漸見沖淡，加以親華議員與正義人士，對田中內閣操急與匪建交及與中華民國斷交表示憤慨，口誅筆伐，使田中內閣所受壓力頗大，逼使田中亦不敢再進一步對匪冒進。

同時，田中在完成日匪建交後，即於十二月解散國會，舉行眾議員大選。田中以為與匪建交，是一項重大成就，在選舉中必可獲得國民支持，不僅自民黨議員席次會大量增加，田中派本身，亦可獲得增強。因此在選舉時以中共所送熊貓為競選標誌。但不料選舉結果，自民黨在眾院四百九十一席，僅得二百七十一席，雖仍保持過半數多數，但較解散前，減少了二十六席，可謂受挫。田中派本身，亦僅得四十八席，較福田起夫派五十三席，仍少五席。尤其黨內以親匪為政治資本的古井喜實 (Yoshimi Furui)、川崎秀二 (Hideji Kawasaki) 等議員，竟告落選。在日匪建交中奔波有功之議員宇

都宮德馬(Tokuma Utsunomiya)，亦僅能勉強當選。而已與共匪分裂的日本共產黨，却由廿五席增至三十九席；大為躍進近年來已不為共匪所重視的社會黨，由八十七席增至一百十八席。這裏顯示自民黨並未因與匪建交而獲得國民大量支持，使田中內閣在對匪政策上，不得不改採審慎態度。

在經濟方面，原是田中為迎合財界及企業界擴大對匪貿易及攫取大陸資源而急謀與匪建交的主要原因，但建交後不少大企業、大廠商赴大陸考察結果，認為目前大陸既非消費市場，又因中共政權標榜「自力更生」政策，不願接受日本投資或共同開發，使此等財界及企業界人士，均大感失望。因此，建交後日匪經濟關係，亦毫無進展。

在國際上，田中內閣原欲藉與匪建交，增高日本國際地位，從而擺脫美國在外交上的羈絆，緩和美國對日本在政治上及經濟上壓力。但美國方面，不僅在田中準備訪問中國大陸之前，邀請田中在檀香山舉行日美高層會談。在會談中，尼克森曾明白告知田中，美國對中共政策與對中華民國關係。田中雖以緊急輸入美國十億美元物資，平抑兩國貿易不平衡現象，及求取日本與匪關係正常化之諒解。但日匪建交之後，美國國務院立即發表聲明，重申與中華民國維持友好關係及繼續履行對亞洲盟國條約義務，直接、間接表示了對日匪建交的不滿，並在經濟上對日本加重壓力，迫使田中、大平不得不在國會再度強調日美關係的重要性及堅持日美安保條約的繼續維持。

在對蘇關係上，亦因與匪建交，自一九七二年一月葛羅米柯外長訪日後顯見好轉的日蘇關係，再度趨於冷淡，蘇俄報紙又開始對日本指責田中與中共勾結，在亞洲建立新霸權。

亞洲國家對日匪建交，充滿疑慮與不安，日本雖派出愛知(Kiichi Aichi)前外相、木村俊夫(Toshio Kimura)前經企廳長官及外務次官青木正久(Aoki Masahisa)分訪泰國、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越南、高棉、寮國等亞洲國家，解釋與匪建交經過及說明日本今後對亞洲外交方針，要求各國繼續合作與諒解。但所獲結果，並不如理想。

由於日匪建交後，不僅未使日本國際地位提高，反受到美、俄兩國的反擊與壓力及亞洲國家的疑懼與不安。因此，使田中內閣不敢對共匪有進一步行動。

因為日匪建交後，日本無論在國際上、國內政治上、經濟上，均未能獲

得想像中的利益。田中親匪熱潮，也因此大減。所以日匪建交後初期關係，出於意料外的低沉，無任何實質上進展。

三 共匪對日新攻勢

共匪與日本建交後，認為是外交上一大勝利；不僅對日本赤化工作已邁進一步，而且已達到了離開日本與美、俄關係目的。特別是破壞了日本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以為是運用陰謀伎倆所獲致的得意傑作。將可以勝利者姿態，左右日本。不但對左翼政客、親匪人士已趨冷落；對田中政府，亦不給與任何利益。結果反使田中政府，積極轉向美、俄接近。除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在國會中強調日美關係及日美安保條約的重要性外，更在建交後不久，派大平外相分訪華盛頓與莫斯科。顯示日本在外交上，與中共逐漸疏遠而再度向美、俄示好傾向。共匪鑑於上述情勢，再度向日本發動新攻勢，以擴大日匪建交成果。

一九七三年一月，中共首先邀請通商產業大臣中曾根康弘訪問中國大陸；這是日本現職閣僚單獨訪匪的第一人。共匪選擇中曾根下手主要用意：第一因通產省主管對外貿易，可以貿易為餌，拉攏日本；第二中曾根為自民黨內青年領袖之一，原屬河野一郎派(已故)，思想左傾，為未來自民黨競爭總裁有力人物，共匪有意培植，為未來之用；第三，去(一九七二)年七月自民黨總裁競選時，中曾根原有意支持福田，但臨時倒向田中，實為田中能出任首相的關鍵人物，此類意志不堅政客，自為共匪爭取對象。

中曾根抵達匪區以後，周恩來曾三度接見：在一月十八日第一次會談中，即獲得了下列七項原則性協議：

- (一)日本與中共間，應早日簽訂政府間貿易協定與航空協定。
- (二)日本希望中共今後大量供應原油，周恩來允予考慮。
- (三)日本提供開發中國大陸礁層海底石油之技術與資材。
- (四)中共希望日本供應大量肥料與鋼材。
- (五)雙方同意建立兩者經濟協議制度，每年定期舉行部長級會議一次。
- (六)在一九七四年於大阪萬國博覽會原址，舉辦「中國博覽會」。
- (七)日本願協助開發中國大陸農業。

在中曾根應邀訪匪之前，日本曾於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派政府代表團赴匪區訪問，與共匪當局商談有關雙方貿易問題，但會談兩週，毫無結果而返。此次中曾根訪匪，中共態度突轉柔軟，處處表示討好日本，前後判若兩人，中共之陰謀企圖，不言而喻。

中曾根與周恩來第二、第三次會談中，周恩來更一反過去橫蠻與諷罵「美帝」、「日本軍國主義」態度，對日美安保條約及美軍駐日問題，周恩來竟表示在目前國際情勢下，日本只有在美國核子傘保護下，始可避免大國（無疑係指蘇俄——作者謹註）侵略。對日美安保條約與美軍駐日，可以理解。至於日本建軍問題，當中曾根在佐藤內閣担任防衛廳長官任內，曾提出第四次防衛計劃，因規模龐大，被中共指為係從事「軍國主義復活」，但這次周恩來却表示在防禦程度範圍內，日本建立自衛武力，別國應無權干涉。周恩來此種前後矛盾表示，充分說明了拉攏日本，其目標在對付蘇俄。

中曾根返日之後，田中政府又得意忘形，認為共匪態度業已好轉；為進一步與匪勾搭，二月八日即任命外務省研修所所長小川平四郎為首任駐平大使，並於三月二十九日赴平履新，四月四日向董必武「代理主席」呈遞「國書」，八日與周恩來會談，當面呈遞田中親筆函件，邀請周恩來訪日，極盡媚匪為能事。

在此同時，共匪政權亦派遣共匪駐聯合國副代表陳楚為駐日大使，於三月二十七日抵達東京，正式設館。另以蕭向前、米國鈞兩統戰能手為參事，在日展開統戰工作。

雙方大使到任之後，第一件實務談判為「中日海底電纜敷設協定」（Sino-Japanese Agree on Sea-bed Cable）：共匪於四月二日派「中國電信總局」局長鍾夫翔訪日，與久野忠治遞信大臣談判，並獲得原則性協議。久野遂於四月二十九日赴北平，作具體商談；並於五月四日在北平正式簽約，決定由雙方出資，在三年內建設完成海底電纜工程。

日匪間第二個實務談判，是日匪航空協定問題。因此一問題，與中華民國關係極為密切，共匪早欲與日本通航，以破壞中日航空協定。但因目前東京與台北間航線，不僅是一條黃金路線，日本不願輕易放棄；而且也是目前維繫中日兩國交通要路及經濟、文化交流所不可或缺的一環。日本甚多親華議員與政界人士，亦堅持保留此一航線。故問題非常複雜，日本曾先後兩次

派政府代表團與共匪接觸，均因中日航線問題，迄無法解決。其間日方曾提出若干折衷方案，例如匪我雙方飛機不同時在東京羽田機場降落或起飛，我國航機改在琉球、大阪、名古屋甚至福岡降落等，但均為我方所拒絕。至八月下旬，日本在共匪壓迫下，有在九月日匪建交週年紀念時，正式簽訂日匪航空協定。除我外交部已發表嚴正聲明阻止外，日本自民黨航空對策特別委員會，亦決議維持中日航線，壓迫田中政府，放棄簽訂日匪航空協定。就目前情勢，此一問題，尚不易解決，可能仍是一個拖局。

此外，在雙方貿易協定方面，中共雖同意簽訂五年期政府間長期協定，但要求每年貿易差額以不超過一億美元為原則。最近數年來，日匪雙方貿易，日本每年出超約在二億五千萬至三億美元左右，一旦照共匪主張簽訂協定，等於對日本加了一層束縛，自非日本所願，故政府間協定，迄無法簽訂。至於在實際貿易方面，今年入春以來，中共曾向日本訂購年產十萬公噸之聚乙烯醇及丙烯腈工廠設備及硫酸銨、尿素肥料工廠設備各一套，此等全套機器設備，均由日本進出口銀行融資。其他如中共同意售日本大慶原油一百萬噸，處處顯示欲以貿易為餌，拉攏日本。

四 廖承志代表團訪日後日匪新關係

中共鑑於日匪建交後，雙方關係不僅進展遲緩，日本且有重行與美國拉攏，與蘇俄接近傾向，日本甚多中小企業，又紛紛向中華民國求發展。因此從今年一月中共邀請中曾根康弘開始，對日本發動新攻勢。但結果並未如中共想像，收到預期效果。中共為了再度在日本掀起親匪高潮和離間、破壞日本與美蘇關係，決定由廖承志任團長，率領一個包括各界代表性人物五十五人的龐大「中日友好協會訪日代表團」。

「中日友好協會」，表面上不過是一個民間團體，但實際上一直是中共與日本勾搭的總樞紐，也是中共對日統戰的總指揮機構。而廖承志在中共「文化大革命」前是該會會長，亦即中共對日統戰主要頭目。過去日匪「綜合貿易協定」（亦稱LT貿易協定），即由廖承志與高崎達之助所簽訂。與日

本有深厚關係。在「文革」期間，一度被中共所整肅，日匪建交前，始再被起用。此次以六五高齡多病之軀，率領代表團訪日，自有其特殊意義與作用。

廖承志代表團係四月十六日到達日本，至五月十九日離開東京回返大陸，在日本各地訪問一月有餘。茲就該代表團在日活動情形，作扼要分析。

(一)組成份子：除團長廖承志外，尚有副團長八名，是孫平化（兼祕書長，係「中日友好協會」祕書長）、楚圖南（「政協」常委、「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會長」、李素文（遼寧「革委會」副主任）、馬純古（「人代會」常委）、趙正洪（「全國體協」副會長）、張香山（「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周麗琴（上海「革委會」副主席）、于會泳（「國務院」文化組長）。團員四十二人，包括了各方面人士，其中重要的，有關於外交關係者如金蘇城、丁民、金黎（以上三人係「中日友好協會」理事，主管對日外交）、單達圻（「對外友好協會」理事）；文化、藝術方面，有謝冰心（文藝作家，「人代會」代表）、李季（詩人）、古元（版畫家）、浩亮、李炳淑（平劇名演員）、張瑞芳（影星）等人；新聞界方面，有王芸生（前「大公報」社長）、吳學文（新華社）、高長令（「北京電視台」）；學術界方面，有華羅庚（數學家，「人代會」常委）、吳恆興（癌症專家，「人代會」代表）、周一良（歷史學家）；其他方面，有民族資本家榮毅仁（上海「福新麵廠及申新紡織廠」負責人）、王崇倫（勞工模範）等；組織龐大，份子複雜。

(二)訪問日程，共分三個階段：

(1)第一個階段自四月十六日到達日本至二十五日，均在東京展開訪問。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五月一日，轉赴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大都市訪問。

(2)第二階段自五月二日至十日分四個組，分訪各縣市。第一組訪問大阪、箱根；第二組訪問札幌、秋田、青森、盛岡；第三組訪問岡山、福岡、下關、長崎、熊本、鹿兒島、琉球；第四組訪問富山、長野、新潟、山形、仙台。

(3)第三階段，五月十日回返東京，再與各界接觸，至五月十九日返匪區。

在以上一個月餘訪問中，其足跡幾乎遍及日本全國每一個角落，其範圍之廣，前所未有。

(三)活動概況：廖承志一行在東京訪問期間，曾兩度與田中首相，五度與大平外相會談。會談主題，不外是促進「日匪和平條約」、「航空協定」、「貿易協定」、「航海協定」之簽訂及加強雙方關係等等。同時亦分別與各政黨（日共除外）人士接觸，進行其統戰活動。以自民黨議員藤山愛一郎 Aichiro Fujiyama 為中心的各政黨親匪議員，並在四月二十日舉行了「日中友好議員聯盟」的成立大會，邀請廖承志等在會中發言。該組織係由前「日中國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改組發展而成，為一超黨派的親匪團體，組成份子，包括參眾兩院各黨議員四百一十一人（日本參院議員二五二人，眾院議員四九一人），已超過了議員總數的二分之一。對田中內閣，已形成一股威脅力量。廖承志一行在地方訪問中，以宣傳、拉攏為能事，發揮了它的統戰效果，也打定了赤化日本的基礎。所到之處，先與地方各界人士舉行各種座談會，表面促進日匪友好關係，實質上完成了赤化日本的地方佈建工作。雙方已結成姐妹市的，有「西安與京都、奈良兩市」、「天津與神戶」、「旅順、大連與佐世保」、「松江縣與松江市」等。此外，廖承志一行第二次返東京時，主要接觸對象為實業界人士與華僑。其目的，無非以貿易為餌，利誘威逼，使倒向共匪及離間中日兩國關係。

綜合廖承志代表團訪問日本期間所作所為，該團主要企圖不外是：

(一)消除去年九月日匪建交以來漸趨消沉的雙方關係，再度在日本掀起親匪高潮。

(二)離間日美關係，阻止日俄接近，並加深東南亞國家對日本的猜疑與反感。

(三)裹協田中政府向匪一面倒。

(四)安撫在野政黨及親匪政客，並促成團結，與匪加強勾搭，威脅田中政府。

(五)對財界人士繼續利誘、威脅，使之入彀。

(六)在日本全國散播赤化種子，建立據點，為赤化日本打好基礎。

(七)直接觀察日本政治及地方情勢，向共匪當局提出報告，作為今後共匪制訂對日政策之依據。

(八)拉攏在日華僑華商，倒向共匪，離間與祖國關係。

五 最近日匪勾搭實況與未來關係

展望

廖承志代表團一行在日本旋風式的訪問一個月，雖然曾熱鬧了一陣，但廖承志走後，很快就冷靜下來，並不能像前年王曉雲、王國權訪日所引起的狂熱後果。藤山愛一郎等一批中共附庸，爲不使這個場面冷淡下去，才由「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係藤山本人）決定組織一個二十四人訪問團，由藤山担任團長，於六月十六日出發訪問中國大陸。並配合這次訪問，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在北平舉行了一次「一九七三年北京日本自動化電子機器、醫療器械展覽會」（以下簡稱「日本自動化展」），介紹日本最新自動化機械，當六月十九日開幕時，廖承志等亦到場參觀。

藤山率領「國貿促」代表團訪匪，主要目的在與共匪「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進行協商。在會談中，藤山曾提出五項擴大日匪經濟交流具體計劃，其中包括促進雙方經濟交流項目及早日促成政府間貿易協定與航空協定等。雖然未獲具體協議，但對今年八月中旬開始的「日匪通商協定」談判，作了初步的協議。

日匪間貿易，過去由半官方的「備忘錄貿易」及「友好貿易」進行，但自日匪建交後，雙方均主張簽訂政府間協定。經中曾根、藤山等訪匪後，至八月十七日，始派「對外貿易部」第四局局長奚業勝，率領一個貿易協定談判代表團訪日，與日方正式談判。至八月底，雙方已在關稅、通關手續、國內稅等各方面採取最惠國待遇問題，已獲得原則性協議，目前只待協定條文作若干修正後，由雙方正式簽約並經國會批准後生效。預料在今年年底前，即可成立。不過協定成立後，究竟對日匪貿易能有多大助益，則仍難逆料。

今年一月至六月，日匪貿易輸出總額爲八億七千一百四十九萬美元。（共匪輸出三億九千八百八十三萬美元，日本輸匪四億七千二百六十六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六六·二%；其中共匪輸出增加八一·四%，日本輸出增加五五·三%。依照日方估計，今年全年度將接近二十億美元，但欲繼續擴大，可能性不大。

這裏值得注意的，最近日匪雙方有兩個經濟代表團的互訪。其一是以日

日匪建交後關係的演變與展望

蘇聯五十年

V·史料羅杜莫夫著
呂律譯

·實售二十元·

本最有力經濟團體的「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植村甲午郎及「關西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蘆原義重爲中心的東西財界訪匪團，訪問團除植村、蘆原兩財界領袖外，尚有「東京芝蒲」會長土光敏夫、「日本興業銀行」顧問中山素平、「小松製作所」社長河合良一、「三井物產」社長池田芳藏、「松下電器」社長松下正治等實業界領袖；此外尚包括若干年輕有力財界人士，全體團員達四十人之多。植村團長在出發前雖然表示此次訪問，完全爲考察性質，不直接商談具體問題；但以植村在日本財界地位（植村在日本有財界總理之稱），此次訪問，對未來日匪經濟關係，必產生巨大影響。

植村在匪區訪問期間，除與白相國「對外貿易部長」會談外，並將與周恩來等匪首會談。預定九月十日返國。

在另一方面，由共匪「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負責人劉希文所率領的「中國經濟貿易友好訪問團」，亦將於九月十一日由北平出發，訪問日本，預定逗留一個月。

該代表團除「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負責人外，尚有「日匪備忘錄貿易辦事處」，共匪「機械」、「糧油食品」、「紡織」等對外貿易各總公司及「中國銀行」等負責人參加。預料在一個月訪問中，將進行若干實際貿易商談。

由於以上兩個重要財經代表團互訪，預料日匪間在經濟方面，可能有若干發展。但由於匪區外匯短缺，加以受未來貿易協定限制，日本勢無法向匪區大量輸出。至於匪區石油、礦產品、農產品等資源，能否大量供應，亦有問題，因此日匪間欲謀經濟交流大量發展，困難尚多。

至於雙方政治關係，在美、蘇、匪、日微妙複雜情勢下，亦不致有新的發展。展望日匪關係前途，除經濟方面有若干小規模進展外，不會有新的發展。